

乡下头一周精选

主持:何峰

《百亩梯田上,花开渐好!去桑洲过一个幸福生活节,虚度一段时光》



推送日期:2017年5月25日
推荐理由:青山绿水间,百亩梯田中,五彩缤纷的格桑花海构成一幅清秀的山水田园诗画。不老南山,花漾桑洲,花语小镇,四季皆景。

星空露营、大地美食、水上乐园、音乐潮玩、森林影院、荧光派对、冒险嘉年华……桑洲是静的,静得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自然的变化;桑洲是热情的,热情的桑洲人喜迎四方宾朋。去桑洲,我们一起体验平凡的幸福生活,和爱的人一起虚度时光。

东篱采菊:春有油菜花,夏开格桑花,花语小镇是要美翻的节奏~

战友:红橙黄绿赤橙紫,百亩梯田桑洲花。我欲乘风万里行,化作清风两乾坤。

《这条路,满足你对湖山仙境的所有想象!不曾走进,不会知道她能带来多少惊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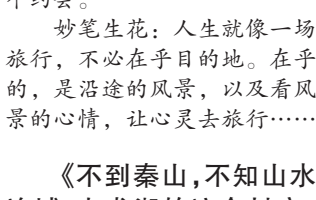


推送日期:2017年5月23日
推荐理由:沿浒溪线一路向南,是四明山的千年古镇——梁弄镇;沿山道盘旋而上,是“中国高山云雾茶之乡”大岚镇,最后到达四明山镇。经过浒溪线四明山山道的游客无不惊叹移步换景的秀丽风光:春有遍野山花,夏观万亩竹海,秋赏漫山红枫,冬品晶莹冰雪;晴时秀美,雨时缥缈,可遥望四明湖、姚江源头,品味羊额云雾、岚山仙境。一条浒溪线更串起了沿线这些独具魅力的厚重人文,作为“唐诗之路”的组成部分,浒溪线余姚段人文荟萃,遍布着文人墨客的足迹。

健行户外旅行~周舟:这个春天,你们跟四明山还缺一个约会。

妙笔生花: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让心灵去旅行……

《不到秦山,不知山水连城!九龙湖的这个村庄,告诉你生活的美学!》



推送日期:2017年5月22日
推荐理由:镇海九龙湖镇汶溪泰山自然村有这样一片花田,远望是一片蓝紫色霞霞,令人遐思无限。风儿吹起,一片花田宛如紫色波浪,层层叠叠,起伏起伏。这儿远山如黛,满目青翠,万物恣意生长。浪漫紫色送来梦幻,夏日美好气息就这样扑面而来。用马鞭草的浪漫,悄悄抚慰疲惫的心灵。在喧嚣的城市里待久了,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片净土,享受属于自己的那一小份怡然自得。这儿原始而质朴,古老又宁静,秦山村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诗意生活的世外桃源。

武夷踏踏反光@葛承璐 Maggie:我姑姑就住那儿的,也是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一直觉得那环境环境优美,是个可以开发成精品村的地方,现在终于实现了。

双木林:秦山村,又是一个世外桃源!

梁弄横坎头：“浙东红村”翻开绿色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何峰
通讯员 张锡丹

一道屹立百年的横坎,使山溪碧水变成绕宅漫柔,灌溉着花果满山的家园。一个闻名浙东的红村,见证了国人奋起抗争的铮铮铁骨。今日的横坎头人,耕耘一方土地,将红村建设得“美如花果山、胜似桃花源”。

横坎头村位于余姚梁弄镇南首,上有百丈岗水库,下有四明湖,是镶嵌在两颗明珠中的福地。相传,这里的溪流汹涌无情,常常泛滥成灾,于是先祖们砌了一座横贯南北的堤坎,形成了一处水潭,既防止了水灾的发生,又让村民多了一个洗东西的地方,故名横坎头村。

“红”于革命战争年代

沿着被称为“最美公路”的浒溪线一路向南,驶过烟波浩渺的四明湖,经过梁弄集镇,就到了横坎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红色梁弄”纪念碑群,四明山浙



穿村而过的大溪。

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群就在这里。1943年4月,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进驻横坎头村。从此,这里便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四明山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群由中共浙东区委旧址及其周围的浙东银行旧址、新浙东报旧址、浙东行政公署旧址、浙东抗日军政干校旧址等组成,构成了根据地党、政、军、金融、新闻各方面情况的浙东革命史迹网。

中共浙东区委旧址为典型的清代浙东民居建筑风格,白墙黛瓦,马头墙飞檐翘角,庭院由鹅卵石铺就,馆内展出浙东革命根据地有关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内容,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浙东革命斗争的历史。

每年有大批的瞻仰者来到横坎头,缅怀英勇的伟绩,接受革命历史教育,这里是浙东乃至浙江省最为重要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场所之一。今年2月,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和天安门广



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群。(何峰 摄)

场、圆明园遗址公园、中国国家博物馆等一起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绿色”带动新的发展

红色的土地披上绿色的盛装,“浙东红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村民用勤劳的双手育苗木、栽果树、修沟渠、治大溪、建公园……横坎头村充分运用秀山绿水的自然资源和革命旧址的红色资源,建起了桃园园、垂钓园、盆景园,鼓励农户发展集采摘、观光、休闲于一体的旅游业,开办具有乡村风情的农家乐。

赏美景、品百果、观湖山、住农家、尝土菜、玩漂流,如今的横坎头村是一个集历史文化、革命胜迹、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旅游型村落。

特色农业和旅游已经成为横坎头村的支柱产业。“梁弄的樱桃很有名,我们村的半山桃园园,是梁弄樱桃产业的‘鼻祖’。”横坎头村党委委员邱民波自豪地说。村里每家每户种植了樱桃,每棵樱桃树每年能带来500元左右的收入。因为游客多,竹笋、蓝

莓、杨梅、猕猴桃、桃子、大糕等特色农副产品,在家门口就能销售一空。

10年前,随着横坎头村红色旅游的发展和水果采摘的兴起,作为配套服务的农家饭店也开始出现。位于百丈岗水库下的“百丈农家”凭借“四明湖大鱼头”“烤芋艿”等特色菜,吸引了不少回头客,成为其中的佼佼者。“百丈农家”负责人黄玲玲说:“以前主要是樱桃成熟季节、漂流时节游客络绎不绝,这几年村里的名气越来越大,游客不断。”村里的十多家农家乐生意都不错。”邱民波告诉笔者。

美在当代宜居家园

横坎头村“红”于革命战争年代,美在当代宜居家园。村在景中,景在村中,走在横坎头如同置身于大花园。村内古树繁多,果园和公园错落其间,清澈的大溪水日夜滋养着这片红色的土地。村里一位老人曾感慨地说:“家居绿水青山畔,人在和谐红村中”。

近些年,横坎头村努力打造“科学规划布局美、村容整治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美、乡风文明

李柳生：鲜菜网上卖，田园“搬”进城



本报记者 余建文

上周二下午,记者来到位于镇海九龙湖镇西河村的科奥农业科技园。成排的果蔬大棚里,一片生机盎然。几名工人正忙着将新鲜采摘的青菜、萝卜、包菜、芹菜等,按照订单分类打包,送上冷藏车。不一会儿,5辆配送车鱼贯驶出基地,“下午5时之前,这些蔬菜全部送到镇海、宁波的4个供应点,当晚就能‘走’上顾客的餐桌”,科奥农业科技园负责人李柳生说。

“科奥”农业是宁波近郊最大的蔬菜基地之一,每天有近万公斤的各类新鲜果蔬从田头源源不断供应市场。与很多其他基地不

同的是,“科奥”实行订单化生产,与很多大单位、机构挂钩,产生的果蔬直接送进单位食堂。李柳生说,尽管基地不愁销路,“我们一直在琢磨,想把辛苦种出的好产品最快送到消费者面前。现在,网络销售开启了一扇新的市场之门”。

人到中年的李柳生是河南人,大学专攻畜牧兽医专业,20世纪90年代时作为人才被引进到镇海。摸爬滚打10年之后,已成为畜牧专家的老李却出人意料地改行,当起了菜农。2010年,他承包了200亩地,引种夏季耐高温、耐病虫害的青菜品种以及青果小番茄等,补充当时的市场空白。此后的六七年,李柳生遇到过几次严重台风灾害,也经历过“颗粒无收”甚至借债度日的困境,但这个顽强的北方汉子一次次挺了过来。

“种菜是良心活,只要实实在在地付出,顾客就会认可”。依靠严格的标准化种植管理和生态化综合防治措施,“科奥”农业出产

的无公害农产品受到越来越多客户的赏识,基地规模扩大到800亩,成为市菜篮子商品供应基地和宁波市、镇海区两级的“放心蔬菜生产基地”。

照顾好大客户,同时也要做好小生意。基地每天产生的富余果蔬如何善加利用?三年前,电商才起步,对市场异常敏锐的李柳生便尝试借助“互联网+”,谋划实施果蔬O2O销售。基地成立了电商公司,并引入了二维码溯源系统,产出的每个蔬菜包装上印有二维码和条形码。消费者只要用手机扫一扫,蔬菜农药残留检验、出货时间等信息,会立刻反馈到手机上,“吃得更放心”。

开展果蔬网络销售,最大的难题就是保鲜。李柳生说,开始的一年多,基地委托物流公司实施配送,但最后没成功,“物流配送环节太多,有时同城运输要两天,等蔬菜送到客户家,很多已蔫掉了”。特别在夏季,只要配送一延误,叶菜会很快变质,导



图为李柳生在查看蔬菜的生长。(记者 余建文 摄)

致退货和损耗。

出师不利,李柳生没有气馁。他仔细总结之后,想出了另外一种新模式:定时定点配送,顾客就近取货。去年年初,“科奥”农业成立了自己的车队,自己做配送。“网销的面不能铺得太大,我们瞄准城市白领家庭群体,提供更为精准的订单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求”,李柳生以农贸市场为原点,先后在镇海招宝山街道和宁波的兴宁路、鼓楼开设了4个供应点,为附近的居民提供网络鲜菜订购配送服务。目前,“科奥”网销蔬菜实行每周二、周五配送一次,客人提前一天下订单,基地当天早上接单配货,下午发车送达,顾客下班时到就近的供应点取货,晚上就能吃。这样一来,“科奥”基地实现

第一时间将新鲜蔬菜送到市民餐桌上,“因为蔬菜的品质好,又能自由搭配,售价比超市还略便宜些,受到了很多市民欢迎”。

据了解,去年,“科奥”的蔬菜网销额有300多万元,“因为口碑效应,今年客户量增加很快,有望做到1000万元的销量”,李柳生告诉记者,眼下他筹划通过与庄市街道部分物业公司合作,把蔬菜直接配送进小区,这样,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收到新鲜蔬菜,像接收快递一样方便。在“科奥”农业园大门上,“科学、高效、生态、安全”8个大字分外醒目,这也是李柳生种菜的“座右铭”。老李说,“我有个梦想,要让绿色田园与市民餐桌实现‘零距离’,让大家吃到更新鲜、更放心的农产品”。

郑仁菊夫妇：“妇唱夫随”编织草席



图为郑仁菊夫妇在织席机前劳作。(孙勇 陈朝霞 摄)

通讯员 孙勇 朱渊
本报记者 陈朝霞

立夏后,天气渐热。一大早,海曙区古林镇仲一村村民郑仁菊家中就弥漫开青草的清香。在

木制的手织席机前,分麻、吊麻、提筓、穿草、压筓……老两口配合默契。几十年的光阴,他们大多在织席机前度过,用生命的经纬线,“织”出光滑紧实的黄古林草席,也“织”出安稳幸福的生活。

13岁起就和姐姐搭档做草席,65岁的郑仁菊和草席打了52年的交道,如今已是草席编织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67岁的王卫国防“妇唱夫随”,和妻子郑仁菊搭配编席也有20多年时光。

黄古林草席,曾名“甬席”“甬席”“明席”,手工编织而成,因产于浙东水乡古村——黄古林而得名。受气候、土壤与自然环境等客观条件限制,编席用的草以黄古林一带所种植的品种质量最好,距今已有千年历史。

郑仁菊在屋前种了一大片蔺草。草长得又密又高,风一吹过,绿浪滚滚。她每年秋天种草,次年7月收割。收割后的蔺草晒干捆好,整齐堆放备用。清晨空气湿润,便于草席编织。往往凌晨三四时,郑仁菊老两口就起床忙碌了。把草草搓成麻线,整理清洁蔺草……随后,两人在织

席机前坐定,开始织席。

在简陋的工作室里,郑仁菊一边编着草席,一边给笔者介绍草席的手艺。一根草席要经过收割、翻晒、闷藏、插草、压筓等十几道工序,才能织就一张草席,这其中的辛苦只有编席人才知道。编席要两人搭配,筓的重量近10公斤,压筓是个力气活,王卫国防担当此任,经验丰富的郑仁菊则负责插草。做一张草席要用一万根草,每次两根,插草5000次,压筓也要5000下。夫妻俩往往要清晨五六时起床干活,一直到晚上八九时才能休息,一天下来,也只能编出一张草席。长年的插草动作,让郑仁菊一度患上肩周炎。

新鲜草席织完后,还要将其晾干,剔除毛屑,再用手掌用力推送,使草席更加致密。最后,将裸露的“席筋”打结扣牢,一张成品草席才算大功告成。上好

的草席结实耐用、冬暖夏凉。就算用了十几年,也只是慢慢变黄,不会腐烂。

20世纪80年代初,仲一村几乎家家户户以编织草席为生,但现在全村还坚持手工做席的只剩下不足10户人家。“现在每张手工草席大概卖400元,要做整整一天工,年轻人吃不了这种苦。”郑仁菊说,他们夫妻俩一年靠此收入不多,却总是放不下这门手艺。

相较于机器制席,手工编织的白麻筋草席筋细草匀,紧实耐用,不怕水,不容易生虫,使用得当,一张草席可以用上二三十年,且睡上去不会有刺刺的感觉。这些特点让产量不多的手工草席倍受青睐,不少远在日本、美国的华侨,要托海曙的亲友代购草席,对远离故土的他们来说,散发着淡淡草香味的席子,就是儿时的记忆、故乡的味道。

